



【行走笔记】

## 小兴安岭的红松与白桦

□雨茂

我读过“部编版”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一篇文章《美丽的小兴安岭》，开篇即点题：“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，有数不清的红松、白桦、栎树……几百里连成一片，就像绿色的海洋。”在我的印象中，红松与白桦一直是语文课本中频频出现的明星树。在搜索软件无所不能的当下，窥视它们或刚劲或俊秀的容颜是非常容易的事，但我还是禁不住好奇，想去一睹真容。今年8月，我带家人深入小兴安岭腹地伊春，游览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与五营国家森林公园，沉浸式体验了“蝉声不到兴安岭”“松桦依旧撼烟云”的别样胜景。

汤旺河景区位于汤旺县城西侧约7公里处，是国家5A级景区。正如景区的名字一样，其典型特征一是林海，二是奇石。红松是这里当之无愧的头号明星，我称它为树中健美男子。它有着高大挺拔的躯干，树高30米至40米，最高可达70米，胸径1.5米左右。它是长寿树种，平均寿命高达220岁。景区内有一株重点保护的“红松”，已经有650岁了。红松幼树的树皮是灰褐色的，比较平滑；大树的树皮转为红褐色，出现较紧致的鳞片状开裂，裂缝中透出暗红色，这也许是被称为红松最重要的表征吧。红松的树冠也很漂亮，或塔形或伞形，墨绿色的针叶纷披，在风中摇曳生姿。红松不仅材质优良，还生产美味的松子。林区随处可见一种体型娇小、毛色橘黄、背部有五条黑褐色纵纹的漂亮花栗鼠，它们最爱吃松子，四处储藏种子作为食物，贪心不足，忘性还大，无意中成就了“造林员”的美名。

如果说汤旺河景区的红松带给我们的是惊喜，那么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的红松带给我们的则是淡定。森林公园位于丰林城西南约20公里，顺着蜿蜒流淌的汤旺河即可到达。这里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红松母树林，被誉为“世界红松之乡”。公园内具备完好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，红松在这里生活得格外惬意，生机勃勃，率性成长，郁郁苍苍，直插云天。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，洒在地面上，那斑驳的光影，就像自然界最精致的画作，让人不禁驻足欣赏。苍劲卓立的红松，如巨人般守着这片森林。粗壮的树干上，红褐色的树皮如铠甲般坚实厚重。树冠如巨伞般展开，为大地遮风挡雨。松针如翠绿的羽毛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松塔点缀其间，如精巧的艺术品挂在枝头。红松的根系非常发达，裸露在外的树根如虬龙出世，迂曲盘旋在肥沃的黑土地上，像在诉说悠久岁月的故事。埋在地下的树根深深扎入大地，汲取自然的精华，似乎在表现坚韧与力量。

记得一首《红松颂歌》中写道：“红松屹山巅。枝繁叶茂雄姿健，根植黑土擎云天。笑看风雨雷电，漠视酷暑严寒。九千个雷霆凝劲骨，五百圈年轮载桑田。伊春

封面，林都名片。”据我体悟，确实只有红松才配得上“林都名片”的称号。

小兴安岭另外一种分布较广的树种是桦树，有白桦、硕桦、风桦等。桦树寿命不过百年，常与红松伴生，倒伏后变成枯木腐烂，再给红松提供生长的营养。我发现汤旺河景区森林中有许多桦树倒木，据介绍，森林中超过80%的树木幼苗是从倒木上繁育起来的，故有“倒木是森林温床”之说。倒木又是微生物的栖息地，小树苗成长过程中所需的大量营养成分，就是依靠这些微生物分解提供的。在桦树群体中，白桦身材修长，颜值更高，我称它为“树中美女”。白桦树干笔直，表皮洁白如玉，光滑细腻，仿佛被精心打磨过一般，令人忍不住想要触摸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白桦树干闪烁着淡淡的银光，勾勒出一幅宁静优雅的风物画。白桦树叶大致呈卵形，外形漂亮，边缘虽有细密的锯齿，但并不刺人。叶面光滑，色泽淡绿，叶脉清晰，叶柄修长，形态优雅，给人一种清新柔和的印象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如同梦幻般的仙境。白桦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宛如温馨浪漫的歌声，抚慰着旅客疲惫的身体。

白桦还是兴安岭人民生活生活不可或缺的材料。白桦树汁是天然的饮品，我在景区与家人品尝过，香气与味道并不浓郁，但清冽绵柔，自然脱俗。商贩告诉我，白桦树汁是季节性的，非常珍贵，每年清明节以后才可以采集，时间持续约半个月。白桦树皮含有多种油脂和精油，燃烧时散发出袅袅清香，即使在雨天也是理想的引火材料。桦树外层树皮被制成蜡烛和火把，用以照亮漫漫长夜；内层树皮柔软轻巧，可以作为书写的纸张。人们还用白桦树皮制作各种工艺品，如水壶、酒壶、杯子、笔筒、相框、茶叶盒、首饰盒、钥匙扣以及女士背包等。有句话说得好：“森林脚步的极限，就是人类城市的极限。”在白桦树身上体现得最明显。

8月20日凌晨5点，我们从五营镇返回，天已经亮了，气温只有13摄氏度，身着夏衣感觉有些冷。五营镇雾气弥漫，凉爽的空气中夹杂着泥土和树木的清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汤旺河河谷地带带有雾，岭上大多阳光灿烂。我驾车沿林区公路南行，只见前方乌云如海，阳光给云海镶嵌了一圈金边。公路逶迤回旋，溪水在旁边缓缓流淌，水面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细碎的光点。路面上，几片晨露尚未蒸发，晶莹剔透，在车轮的碾压下发出轻微声响。在薄雾的笼罩下，山峦的轮廓若隐若现，显得神秘而撩人。道路两侧就是茂密的森林，主要有杨树与桦树，辨识度最高的还是俏丽的白桦。我一边开车，一边用余光搜寻红松伟岸的身影，可惜踪迹皆无，也许它就藏在云雾缭绕的山谷之中吧！

（本文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徐州市杂文学会会长）

□林少华

一位媒体朋友告诉我，眼下史铁生比较火，听得我分外欣慰。是的，史铁生火，比谁火都有意义。嗟，史铁生身体疾患如此严重都没有“躺平”，谁还有理由“躺平”呢？而且，史铁生的作品语言考究，字斟句酌，这对当下语言口水化、平庸化、工具化甚至弱智化的倾向无疑是个警示，也给了我们学习的样板，所以今天我就讲一次史铁生。

再次讲他，还有一个原因——我和史铁生是同一代人，几乎同龄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的时候，我在东北乡下读初一；他在北京城里读初二。我1968年12月回乡；他在1969年告别北京，申请去延安插队落户。在那里，他和农民一样风里雨里耕田种地，也放过牛、喂过牛，过着普通农民那样的生活。同是1972年，我告别乡亲，带着美好的理想和豪情壮志去省城上大学；他因为双腿突然不听使唤，“病退”返回北京。

史铁生回城后住了一年半医院，治疗瘫痪的双腿，但没治好，开始带着病痛面对生活的磨难。他在一家街道小工厂画了七年彩蛋和仕女画，业余尝试文学创作，1977年开始正式发表作品。一位研究者认为，这种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命运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，让他“由关注身体的残疾到关注精神的残疾，并引申到对于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的追问，以及宇宙生命的冥想，在多维的时空中建立起自己近于宗教的真诚信仰……他以文学的方式证明着自己生命的价值，成功地表达了心灵救赎过程的同时，也为所有漂泊的现代灵魂开辟着栖息地”。（季红兵《冥想中的精神跋涉》）

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把史铁生的《病隙碎笔》列入研究生课外阅读书目，想让自己的研究生在阅读中认识到他的精神之美、灵魂之美以至另一种生命状态之美，进而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残疾和真正的美。

不过，今天我想讲史铁生的语言之美。史铁生作品的语言非常考究，尤其是《我与地坛》，工致、优美、洗练，充满诗意和激情。且看第一章的排比句式：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，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，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；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，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；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，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，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，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；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，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，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，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，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；譬如暴雨骤临园中，激起一阵阵灼热而清冽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，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；譬如秋风忽至，再有一场早霜，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，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。写完《我与地坛》十几年后，史铁生又写了一篇《想念地

坛》：想念地坛，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。坐在那园子里……近旁只有荒藤老树，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，长满了野苔的残墙断壁，暮鸦吵闹着归来，雨燕盘桓吟唱，风过檐铃，雨落空林，蜂飞蝶舞，草动虫鸣……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。有一天大雾弥漫，世界缩小到只剩下园中的一棵老树。有一天春光浩荡，草地上的野花铺展开展得让人心惊。有一天漫天飞雪，园中堆砌银玉，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。有一天大雨滂沱，忽而云开，太阳轰轰烈烈，满满地都是它的威光。

你看，节奏感、腾挪感、仪式感，无所不在，时而整齐划一俨然方阵，时而错落有致长短相宜，时而轻舒慢卷如流风回雪，时而势若奔马绝尘而去。写得多好！这才叫艺术，这才叫语言艺术、写作艺术。当代作家中，我还不知道谁的语言有这么好、有这么艺术。

不过，史铁生的语言陈列也并不总是这么富丽和铺排，莫如说更多时候以素朴和洗练为主。且以比喻句为例：“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……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，寂寞如一间空屋。”“我也看见过几回她（母亲）四处张望的情景，她视力不好，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。”“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声，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。”

怎么样，几个比喻是不是很别致？“蜂儿如一朵小雾”，初看之下，未必马上反应过来，而稍一思索，即恍然大悟：噢，蜂翅急速扇动在空中定位的情形，的确像是缩微雾团。可谓独具匠心。不仅比喻，用词也够别出心裁，如“端着眼镜”的“端”字，堪称神来之笔，一下子就吧母亲焦虑和关切的神情“端”到我们眼前。这就是语言艺术，这就是语言艺术之美、修辞之美。

不妨说，语言修辞艺术似乎已经被我们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冷落很久了，尤其在但求“短平快”的碎片化网络信息无孔不入的当下，人们只知道说说，说，而往往忘了怎么说，殊不知怎么说就是修辞，就是艺术，就是修辞艺术、语言艺术。相比之下，我国古人非常看重修辞之美。“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可以说是所有学子、所有文人的共识。诗词典故等文学样式自不必说，即使议论文、评论性文章也每每写文采斐然，如《文心雕龙》《六一诗话》《蕙风词话》《人间词话》等等，哪一卷不写得异彩纷呈、摇曳生姿，哪一篇不写得倾珠泻玉、铿锵悦耳！就连寥寥数语的一张便条也当成文章写，也不失诗性，不失修辞之美。这是我们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，非常值得我们珍惜，值得我们发扬光大。史铁生恰恰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！

（本文为文学翻译家、散文家、学者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，著有《落花之美》《乡愁与良知》等，译有《挪威的森林》《海边的卡夫卡》《奇鸟行状录》《刺杀骑士团长》等村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其他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）

【文化杂谈】

## 向史铁生学习语言